

## 第 1 章：人質

……隔天早晨醒來，我們的小村子槍林彈雨。槍彈的聲音將我從平靜的睡夢中驚醒，我立刻知道發生甚麼事。我心想：是真的！

村民以前告訴過我，共產黨的游擊隊埋伏在森林裡，我們偶爾也會聽到遠方機關槍掃射的聲音。但直到那天早晨，他們都還無法穿越菲律賓國軍在我們之間所設立的界線。

從我的小屋裡，我可以聽見遠處傳來村民的尖叫聲，游擊隊侵入他們家中，宣佈他們已經控制了整座村莊。叛軍很快到達我們家門口，我的當地服飾隱藏不了我的西方臉孔，他們立刻認出我是美國人，把我抓到他們的司令總部審問。

我心裡立刻閃過各種我聽過的故事。我聽說這些叛軍非常倚賴類似我們這種小村莊的支援，他們慣用的伎倆之一就是攻擊武官，偷竊他們的武器和制服，打扮成軍人的樣子，洗劫強暴，無所不來，然後再回到叢林裡換上叛軍衣服，以打敗邪惡軍隊的英雄之姿重新進入同一個村莊，成為村民的保護者。

叛軍不好對付，我唯一的希望是期待能夠說服他們，讓他們相信我可以幫助他們取得村民的信任，然後也可以提供他們醫療協助。我必須證明我活著對他們有價值，讓他們不會動我一根汗毛。

叛軍首領和他的一個部屬負責審問我。「你是甚麼人？中情局的嗎？你在這裡做甚麼？」

我回答說：「我是一個醫療宣教士，美國人，不是中情局。我來這裡從事醫療服務，我是這城裡唯一可以供應西方藥物的人。如果你傷害我或把我殺了，村民會怪罪你們拿走他們唯一的醫務員。」

接著我立刻提出交換條件：「我看見你們中間有很多生病或受傷的人，營養不良。」說話時我指著叛軍首領腳上纏裹的骯髒繃帶，一舉一動明顯表現出他傷勢嚴重。「你的腳受傷了，我看得出來如果不趕快治療的話，傷口很快會潰爛，到時候不是截肢，就是沒命。然後你要怎麼辦呢？我是個醫療人員，我可以幫助你。」

叛軍首領向另一人示意，兩人走到外面去討論。我只能禱告。我沒有順服神的警告趕快離開，現在是自食其果。我求神赦免我，祈求祂的憐憫，將我的生命再一次交託在主手中。

經過討論後，兩人回來，首領說：「如果你服務我們的話，我們就把你留下來。」

主啊，感謝祢。我說：「我會服務你們，但我也必須繼續服務村民。如果你讓我幫助他們的話，他們也會幫助你們。」

叛軍回問我說：「我們怎麼知道你不会把所有的藥品都用在村民身上？」

「我會特別做記錄。每醫治十個村民，我就醫治你們一個軍人，但醫藥用品必須由我來控制，如果你們把它們拿走的話，我就無法幫助你們。」

首領經過考慮後同意我的說法。

我又補充說：「我在這裡同時也帶領三個教會，如果你繼續讓我們聚會敬拜的話，村民會尊重你們。」

這個說法他也同意。顯然在交易過程中，我提議要醫治首領的腳的建議發生了正面效果，但他還有很多問題要問我。從他們的交談中，我發覺他大概希望把我當作與軍隊談判的籌碼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就不太確定……我只是一個白人女孩，形單影隻，身上沒錢，也沒有認識太多人。我甚至沒有到馬尼拉的美國大使館登記註冊。但叛軍們有這種想法，對我也沒有壞處。

最後首領派武裝警衛送我回家，同意讓我和我在村子裡的家人同住，居家軟禁。其實我就算是想逃也無處可逃，我們所在之處是一個小島。在向家人解釋過我現在的處境之後，我單槍匹馬前往叛軍總部，預備按照交易的內容執行我這方面的義務。

叛軍看見我的身影，身上背著醫療補給品的袋子，他們立刻跳起來。有一個人拿著大刀在我面前揮來揮去，不屑的說：「你來這裡做甚麼？」

「我是你們新來的醫務員。」我這樣對他說，抓緊我身上的袋子。「你們首領派我來這裡幫助你們。」

叛軍把袋子搶過去，丟給他的同伴，那人把袋子裡裡外外搜查了一遍，投給我一個敵意的眼光。「好吧。」他說：「如果說謊的話，我們就先強暴妳，然後把妳給殺了。」

我看得出這些面露凶色的叛軍大部分都只不過是十幾歲的青少年，很多都像是從這種天主教小村落裡拉出來當兵的孩子。所以我好整以暇的對他們說：「所以你想強暴修女嗎？到時候你要怎麼跟上帝交代？」

這句話對他們好像立刻見效，那個帶領的人把槍放下，把我的袋子從他朋友那裏拿過來還給我。

他說：「好吧，妳可以幫助我們。」

這些人需要幫助，他們身上爬滿寄生蟲，很多人都受了傷。我一個個給他們治療，在包紮傷口施予藥物的同時，也向他們傳福音。這段期間，有幾個叛軍跟著我禱告接受耶穌。幾個月後，其中幾個人甚至護送我到東方民都洛島的首府拿一些聖經回來。但在和他們建立互信的同時，我也非常小心，我知道一點點小小的錯誤，就會撕裂我們彼此的信任。

在情況允許下，我會和家人討論我可以如何逃離這個地方。但只要情況似乎還過得去，我就避免去討論這個問題。這樣的談話其實很危險，我知道自己只有一次脫逃的機會，如果不小心被抓到，他們就會把我殺了，殺雞儆猴。我不想讓這樣的脫逃計劃影響到我的家人或村子裡的任何人，陷他們於危險的境地。但在那座島上被囚禁了將近一年之後，我知道逃脫計劃勢在必行了。